隋書/卷6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樊子蓋 史祥 元壽 楊義臣 衞玄 劉權 ◄

隋書
卷六十四
列傳第二十九　李圓通 陳茂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 沈光 來護兒 魚俱羅 陳稜 王辯

► 周羅睺 周法尚 李景 慕容三藏 薛世雄 王仁恭 權武 吐萬緒 董純 趙才

李圓通

李圓通，京兆涇陽人也。父景，以軍士隸武元皇帝，因與家僮黑女私，生圓通。景不之認，由是孤賤，給使高祖家。及為隋國公，擢授參軍事。初，高祖少時，每宴賓客，恆令圓通監廚。圓通性嚴整，左右婢僕咸所敬憚。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，賓客未供，每有幹請，圓通不許，或輒持去。圓通大怒，叱廚人撾之數十，叫呼之聲徹於閤內，僚吏左右代其失色。賓去之後，高祖具知之，召圓通，命坐賜食，從此獨善之，以為堪當大任。高祖作相，賜封懷昌男。久之，授帥都督，進爵新安子，委以心膂。圓通多力勁捷，長於武用。周氏諸王素憚高祖，每伺高祖之隙，圖為不利，賴圓通保護，獲免者數矣。高祖深感之，由是參預政事。授相國外兵曹，仍領左親信。尋授上儀同。高祖受禪，拜內史侍郎，領左衛長史，進爵為伯。曆左右庶子、給事黃門侍郎、尚書左丞，攝刑部尚書，深被任信。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。伐陳之役，圓通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，以功進位大將軍，進封萬安縣侯，拜揚州總管長史。尋轉并州總管長史。秦孝王仁柔自善，少斷決，府中事多決於圓通。入為司農卿、治粟內史，遷刑部尚書。後數歲，復為并州長史。孝王以奢侈得罪，圓通亦坐免官。尋檢校刑部尚書事。仁壽中，以勳舊進爵郡公。煬帝嗣位，拜兵部尚書。帝幸揚州，以圓通留守京師。判宇文述田以還民，述訴其受賂。帝怒而徵之，見帝於洛陽，坐是免官。圓通憂懼發疾而卒。贈柱國，封爵悉如故。子孝常，大業末，為華陰令。

陳茂

陳茂，河東猗氏人也。家世寒微，質直恭謹，為州裡所敬。高祖為隋國公，引為僚佐，遇待與圓通等。每令典家事，未嘗不稱旨，高祖善之。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，賊甚盛，高祖將挑戰，茂固止不得，因捉馬鞚。高祖忿之，拔刀斫其額，流血被面，詞氣不撓。高祖感而謝之，厚加禮敬。其後官至上士。高祖為丞相，委以心膂。及受禪，拜給事黃門侍郎，封魏城縣男，每典機密。在官十餘年，轉益州總管司馬，遷太府卿，進爵為伯。後數載，卒官。子政嗣。

政字弘道，倜儻有文武大略，善鐘律，便弓馬。少養宮中，年十七，為太子千牛備身。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，數從之遊。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，並與居士交結。及居士下獄誅，政及孝常當從坐，上以功臣子，撻之二百而赦之。由是不得調。煬帝時，授協律郎，遷通事謁者，兵曹承務郎。帝美其才，甚重之。宇文化及之亂也，以為太常卿。後歸大唐，卒于梁州總管。

張定和

張定和，字處謐，京兆萬年人也。少貧賤，有志節。初為侍官。會平陳之役，定和當從征，無以自給。其妻有嫁時衣服，定和將鬻之，妻靳固不與，定和於是遂行。以功拜儀同，賜帛千匹，遂棄其妻。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、驃騎將軍。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，先登陷陣，虜刺之中頸，定和以草塞創而戰，神氣自若，虜遂敗走。上聞而壯之，遣使者齎藥，馳詣定和所勞問之。進位柱國，封武安縣侯，賞物二千段，良馬二匹，金百兩。煬帝嗣位，拜宜州刺史，尋轉河內太守，頗有惠政。歲餘，徵拜左屯衛大將軍。從帝征吐谷渾，至覆袁川。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，其名王詐為渾主，保車我真山，帝命定和率師擊之。既與賊相遇，輕其眾少，呼之令降，賊不肯下。定和不被甲，挺身登山，賊伏兵于岩穀之下，發矢中之而斃。其亞將柳武建擊賊，悉斬之。帝為流涕，贈光祿大夫。時舊爵例除，於是復封武安侯，諡曰壯武。贈絹千匹，米千石。子世立嗣，尋拜為光祿大夫。

張奫

張奫，字文�special，自雲清河人也，家于淮陰。好讀兵書，尤便刀楯。周世，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，奫父雙欲率子弟擊之，猶豫未決。奫贊成其謀，竟以破賊，由是以勇決知名。

起家州主簿。高祖作相，授大都督，領鄉兵。賀若弼之鎮壽春也，恆為間諜，平陳之役，頗有功焉。進位開府儀同三司，封文安縣子，邑八百戶，賜物二千五百段，粟二千五百石。歲餘，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、薛子建於和州。徵入朝，拜大將軍。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，謂瓚曰：「卿可為朕兒，朕為卿父。今日聚集，示無外也。」其後賜綺羅千匹，綠沉甲、獸文具裝。尋從楊素征江表，別破高智慧於會稽、吳世華於臨海。進位上大將軍，賜奴婢六十口，縑彩三百匹。曆撫、顯、齊三州刺史，俱有能名。開皇十八年，為行軍總管，從漢王諒征遼東。諸軍多物故，瓚眾獨全。高祖善之，賜物二百五十段。仁壽中，遷潭州總管，在職三年卒。有子孝廉。

麥鐵杖

麥鐵杖，始興人也。驍勇有膂力，日行五百里，走及奔馬。性疏誕使酒，好交遊，重信義，每以漁獵為事，不治產業。陳太建中，結聚為群盜，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，沒為官戶，配執禦傘。每罷朝後，行百餘里，夜至南徐州，俞城而入，行光火劫盜。旦還，及時仍又執傘。如此者十餘度，物主識之，州以狀奏。朝士見鐵杖每旦恆在，不之信也。後數告變，尚書蔡徵曰：「此可驗耳。」于仗下時，購以百金，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。鐵杖出應募，齎敕而往，明旦及奏事。帝曰：「信然，為盜明矣。」惜其勇捷，誡而釋之。

陳亡後，徙居清流縣。遇江東反，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，夜浮渡江，覘賊中消息，具知還報。後復更往，為賊所擒。逆帥李棱遣兵仗三十人衛之，縛送高智慧。行至慶亭，衛者憩食，哀其餒，解手以給其餐。鐵杖取賊刀，亂斬衛者，殺之皆盡，悉割其鼻，懷之以歸。素大奇之。後敘戰勳，不及鐵杖，遇素馳驛歸於京師，鐵杖步追之，每夜則同宿。素見而悟，特奏授儀同三司。以不識書，放還鄉里。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，開皇十六年，徵至京師，除車騎將軍，仍從楊素北征突厥，加上開府。煬帝即位，漢王諒反於并州，又從楊素擊之，每戰先登。進位柱國。尋除萊州刺史，無治名。後轉汝南太守，稍習法令，群盜屏跡。後因朝集，考功郎竇威嘲之曰：「麥是何姓？」鐵杖應口對曰：「麥豆不殊，那忽相怪！」威赧然，無以應之，時人以為敏慧。尋除右屯衛大將軍，帝待之逾密。

鐵杖自以荷恩深重，每懷竭命之志。及遼東之役，請為前鋒，顧謂醫者吳景賢曰：「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，豈能艾炷灸頰，瓜蒂噴鼻，治黃不差，而臥死兒女手中乎？」將渡遼，謂其三子曰：「阿奴當備淺色黃衫。吾荷國恩，今是死日。我既被殺，爾當富貴。

唯誠與孝，爾其勉之。」及濟，橋未成，去東岸尚數丈，賊大至。鐵杖跳上岸，與賊戰，死。武賁郎將錢士雄、孟金叉亦死之，左右更無及者。帝為之流涕，購得其屍，下詔曰：「鐵杖志氣驍果，夙著勳庸，陪麾問罪，先登陷陣，節高義烈，身殞功存。興言至誠，追懷傷悼，宜賚殊榮。用彰飾德。可贈光祿大夫、宿國公。諡曰武烈。」子孟才嗣。尋授光祿大夫。孟才有二弟，仲才、季才，俱拜正議大夫。賵贈巨萬，賜轀輬車，給前後部羽葆鼓吹。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，王公已下送至郊外，士雄贈左光祿大夫、右屯衛將軍、武強侯，諡曰剛。子傑嗣。金叉贈右光祿大夫，子善誼襲官。

孟才字智棱，果烈有父風。帝以孟才死節將子，恩賜殊厚，拜武賁郎將。及江都之難，慨然有復仇之志。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，二人相謂曰：「吾等世荷國恩，門著誠節。今賊臣弒逆，社稷淪亡，無節可紀，何面目視息世間哉！」於是流涕扼腕，遂相與謀，糾合恩舊，欲于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。事臨發，陳簸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，與其党沈光俱為化及所害，忠義之士哀焉。

沈光

沈光，字總持，吳興人也。父君道，仕陳吏部侍郎，陳滅，家于長安。皇太子勇引署學士。後為漢王諒府掾，諒敗，除名。光少驍捷，善戲馬，為天下之最。略綜書記，微有詞藻，常慕立功名，不拘小節。家甚貧窶，父兄並以傭書為事，光獨跅馳，交通輕俠，為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。人多贍遺，得以養親，每致甘食美服，未嘗困匱。初建禪定寺，其中幡竿高十餘丈，適遇繩絕，非人力所及，諸僧患之。光見而謂僧曰：「可持繩來，當相為上耳。」諸僧驚喜，因取而與之。光以口銜索，拍竿而上，直至龍頭。繫繩畢，手足皆放，透空而下，以掌拒地，倒行數十步。觀者駭悅，莫不嗟異，時人號為「肉飛仙」。

大業中，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，光預焉。同類數萬人，皆出其下。光將詣行在所，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。光酹酒而誓曰：「是行也，若不能建立功名，當死於高麗，不復與諸君相見矣。」及從帝攻遼東，以沖梯擊城，竿長十五丈，光升其端，臨城與賊戰，短兵接，殺十數人。賊競擊之而墜，未及於地，適遇竿有垂絙，光接而復上。帝望見，壯異之，馳召與語，大悅，即日拜朝請大夫，賜寶刀良馬，恆致左右，親顧漸密。未幾，以為折衝郎將，賞遇優重。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，同輩莫與為比。

光自以荷恩深重，思懷竭節。及江都之難，潛構義勇，將為帝復仇。先是，帝寵昵官奴，

名為給使，宇文化及以光驍勇，方任之，令其總統，營于禁內。時孟才、錢傑等陰圖化及，因謂光曰：「我等荷國厚恩，不能死難以衛社稷，斯則古人之所恥也。今又俯首事讎，受其驅率，有靦面目，何用生為？吾必欲殺之，死無所恨，公義士也，肯從我乎？」光泣下沾衿，曰：「是所望于將軍也。僕領給使數百人，並荷先帝恩遇，今在化及內營。以此復讎，如鷹鸇之逐鳥雀。萬世之功，在此一舉，願將軍勉之。」孟才為將軍，領江淮之眾數千人，期以營將發時，晨起襲化及。光語泄，陳謙告其事。化及大懼曰：「此麥鐵杖子也，及沈光者，並勇決不可當，須避其鋒。」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，留人告司馬德戡等，遣領兵馬，逮捕孟才。光聞營內喧聲，知事發，不及被甲，即襲化及營，空無所獲。值舍人元敏，數而斬之。遇德戡兵入，四面圍合。光大呼潰圍，給使齊奮，斬首數十級，賊皆披靡。德戡輒復遣騎，持弓弩，翼而射之。光身無介冑，遂為所害。麾下數百人皆鬥而死，一無降者。時年二十八。壯士聞之，莫不為之隕涕。

來護兒

來護兒，字崇善，江都人也。幼而卓詭，好立奇節。初讀《詩》，至「擊鼓其鏜，踴躍用兵」、「羔裘豹飾，孔武有力」，舍書而歎曰：「大丈夫在世當如是。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，安能區區久事隴畝！」群輩驚其言而壯其志。護兒所住白土村，密邇江岸。于時江南尚阻，賀若弼之鎮壽州也，常令護兒為間諜，授大都督。平陳之役，護兒有功焉，進位上開府。從楊素擊高智慧於浙江，而賊據岸為營，周亙百餘里，船艦被江，鼓噪而進。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艚徑登江岸，直掩其營，破之。時賊前與素戰不勝，歸無所據，因而潰散。智慧將逃於海，護兒追至泉州，智慧窮蹙，遁走閩、越。進位大將軍，除泉州刺史。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，侵擾州境，護兒進擊，破之。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黟、歙，進位柱國。仁壽三年，除瀛州刺史，賜爵黃縣公，邑三千戶。尋加上柱國，除右禦衛將軍。煬帝即位，遷右驍衛大將軍，帝甚親重之。大業六年，從駕江都，賜物千段，令上先人塚，宴父老，州裡榮之。數歲，轉右翊衛大將軍。遼東之役，護兒率樓船，指滄海，入自壞水，去平壤六十里，與高麗相遇。進擊，大破之，乘勝直造城下，破其郛郭。於是縱軍大掠，稍失部伍，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。護兒因卻，屯營海浦，以待期會。後知宇文述等敗，遂班師。明年，又出滄海道，師次東萊，會楊玄感作逆黎陽，進逼鞏、洛，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。封榮國公，邑二千戶。十年，又帥師度海，至卑奢城，高麗舉國來戰，護兒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將趣平壤，高元震懼，遣使執叛臣斛斯政，詣遼東城下，上表請降。帝許之，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。護兒集眾曰：「三度出兵，未能平賊，此還也，不可重來。今高麗困弊，野無青草，以我眾戰，不日克之。吾欲進兵，徑圍平壤，取其偽主，獻捷而歸。」答表請行，不肯奉詔。

長史崔君肅固爭，不許。護兒曰：」賊勢破矣，專以相任，自足辦之。吾在閫外，事合專決，豈容千里稟聽成規！俄頃之間，動失機會，勞而無功，故其宜也。吾甯征得高元，還而獲譴，舍此成功，所不能矣。」君肅告眾曰：「若從元帥，違拒詔書，必當聞奏，皆獲罪也。」諸將懼，盡勸還，方始奉詔。十三年，轉為左翊衛大將軍，進位開府儀同三司，任委逾密，前後賞賜不可勝計。江都之難，宇文化及忌而害之。

長子楷，以父軍功授散騎郎、朝散大夫。楷弟弘，仕至果毅郎將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弘第整，武賁郎將、右光祿大夫。整尤驍勇，善撫士眾，討擊群盜，所向皆捷。諸賊甚憚之，為作歌曰：「長白山頭百戰場，十十五五把長槍，不畏官軍十萬眾，只畏榮公第六郎。」化及反，皆遇害，唯少子恆、濟獲免。

魚俱羅

魚俱羅，馮翊下邽人也。身長八尺，膂力絕人，聲氣雄壯，言聞數百步。弱冠為親衛，累遷大都督。從晉王廣平陳，以功拜開府，賜物一千五百段。未幾，沈玄懃、高智慧等作亂江南，楊素以俱羅壯勇，請與同行。每戰有功，加上開府、高唐縣公，拜疊州總管。以母憂去職。還至扶風，會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，路逢俱羅，大悅，遂奏與同行。及遇賊，俱羅與數騎奔擊，瞋目大呼，所當皆披靡，出左入右，往返若飛。以功進位柱國，拜豐州總管。初，突厥數入境為寇，俱羅輒擒斬之，自是突厥畏懼屏跡，不敢畜牧於塞上。

初，煬帝在藩，俱羅弟贊以左右從，累遷大都督。及帝嗣位，拜車騎將軍。贊性凶暴，虐其部下，令左右炙肉，遇不中意，以簽刺瞎其眼。有溫酒不適者，立斷其舌。帝以贊藩邸之舊，不忍加誅，謂近臣曰：「弟既如此，兄亦可知。」因召俱羅，譴責之，出贊於獄，令自為計。贊至家，飲藥而死。帝恐俱羅不自安，慮生邊患，轉為安州刺史。歲餘，遷趙郡太守。後因朝集，至東都，與將軍梁伯隱有舊，數相往來。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，帝不受，因遺權貴。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，帝大怒，與伯隱俱坐除名。

未幾，越嶲飛山蠻作亂，侵掠郡境。詔俱羅白衣領將，並率蜀郡都尉段鐘葵討平之。大業九年，重征高麗，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。及還，江南劉元進作亂，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。于時百姓思亂，從盜如市，俱羅擊賊帥朱燮、管崇等，戰無不捷。然賊勢浸盛，敗而復聚。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，諸子並在京、洛，又見天下漸亂，終恐道路隔絕。于時東都饑饉，穀食踴貴，俱羅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，益市財貨，潛迎諸子。

朝廷微知之，恐其有異志，發使案驗。使者至，前後察問，不得其罪。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。俱羅相表異人，目有重瞳，陰為帝之所忌。敬真希旨，奏俱羅師徒敗衄，於是斬東都市，家口籍沒。

陳棱

陳棱，字長威，廬江襄安人也。祖碩，以漁釣自給。父峴，少驍勇，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。告大寶反，授譙州刺史。陳滅，廢於家。高智慧、汪文進等作亂江南，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，以峴舊將，共推為主。峴欲拒之，棱謂峴曰：「眾亂既作，拒之禍且及己。不如偽從，別為後計。」峴然之。時柱國李徹軍至當塗，峴潛使棱至徹所，請為內應。徹上其事，拜上大將軍、宣州刺史，封譙郡公，邑一千戶，詔徹應接之。徹軍未至，謀泄，為其黨所殺，棱僅以獲免。上以其父之故，拜開府，尋領鄉兵。煬帝即位，授驃騎將軍。大業三年，拜武賁郎將。後三歲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，自義安泛海，擊流求國，月餘而至。流求人初見船艦，以為商旅，往往詣軍中貿易。棱率眾登岸，遣鎮周為先鋒。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，鎮周頻擊破之。棱進至低沒檀洞，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，棱擊敗之，斬老模。其日霧雨晦冥，將士皆懼，棱刑白馬以祭海神。既而開霽，分為五軍，趣其都邑。渴剌兜率眾數千逆拒，棱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。棱乘勝逐北，至其柵，渴剌兜背柵而陣。棱盡銳擊之，從辰至未，苦鬥不息。渴剌兜自以軍疲，引入柵。棱遂填塹，攻破其柵，斬渴剌兜，獲其子島槌，虜男女數千而歸。帝大悅，進棱位右光祿大夫，武賁如故，鎮周金紫光祿大夫。遼東之役，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。明年，帝復征遼東，棱為東萊留守。楊玄感之作亂也，棱率眾萬餘人擊平黎陽，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。棱尋奉詔于江南營戰艦。至彭城，賊帥孟讓眾將十萬，據都梁宮，阻淮為固。棱潛於下流而濟，至江都，率兵襲讓，破之。以功進位光祿大夫。賜爵信安侯。後帝幸江都宮，俄而李子通據海陵，左才相掠淮北，杜伏威屯六合，眾各數萬。帝遣棱率宿衛兵擊之，往往克捷。超拜右禦衛將軍。復渡清江，擊宣城賊。俄而帝以弒崩，宇文化及引軍北上，召棱守江都。棱集眾縞素，為煬帝發喪，備儀衛，改葬于吳公台下，衰杖送喪，慟感行路，論者深義之。棱後為李子通所陷，奔杜伏威，伏威忌之，尋而見害。

王辯

王辯，字警略，馮翊蒲城人也。祖訓，以行商致富。魏世，出粟助給軍糧，為假清河太守。辯少習兵書，尤善騎射，慷慨有大志。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。開皇初，遷大都督。

仁壽中，遷車騎將軍。漢王諒之作亂也，從楊素討平之，賜爵武寧縣男，邑三百戶。後三歲，遷尚舍奉御。從征吐谷渾，拜朝請大夫。數年，轉鷹揚郎將。遼東之役，以功加通議大夫，尋遷武賁郎將。及山東盜賊起，上谷魏刀兒自號曆山飛，眾十餘萬，劫掠燕、趙。帝引辯升禦榻，問以方略。辯論取賊形勢，帝稱善，曰：「誠如此計，賊何足憂也。」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，擊敗之，賜黃金二百兩。明年，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，眾以萬數。復令辯擊之，屢挫其銳。帝在江都宮，聞而馳召之。及引見，禮賜甚厚，復令往信都經略。士達於是復戰，破之，優詔褒顯。時賊帥郝孝德、孫宣雅、時季康、竇建德、魏刀兒等，往往屯聚，大至十萬，小至數千，寇掠河北。辯進兵擊之，所往皆捷，深為群賊所憚。及翟讓寇徐、豫，辯進，頻擊走之。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，辯與王世充討密，阻洛水相持經年。辯率諸將攻敗密，因薄其營，戰破外柵。密諸營已有潰者，乘勝將入城，世充不知，恐將士勞倦，於是鳴角收兵，翻為密徒所乘。官軍大潰，不可救止。辯至洛水，橋已壞，不得渡，遂涉水，至中流，為溺人所引墜馬。辯時身被重甲，敗兵前後相蹈藉，不能復上馬，竟溺死焉。時年五十六。三軍莫不痛惜之。

斛斯萬善

河南斛斯萬善，驍勇果毅，與辯齊名。大業中，從衛玄討楊玄感，頻戰有功。及玄感敗走，萬善與數騎追及之，玄感窘迫自殺。由是知名，拜武賁郎將。突厥始畢之圍雁門也，萬善奮擊之，所向皆破。每賊至，輒出當其鋒，或下馬坐地，引強弓射賊，所中皆殪。由是突厥莫敢逼城，十許日竟退，萬善之力也。其後頻討群盜，累功至將軍。時有將軍鹿願、范貴、馮孝慈，俱為將帥，數從征討，並有名於世。然事皆亡失，故史官無所述焉。

史臣曰：楚、漢未分，絳、灌所以宣力；曹、劉競逐，關、張所以立名。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，力宣候經輪之會，攀附鱗翼，世有之矣。圓通、護兒之輩，定和、鐵杖之倫，皆一時之壯士，困于貧賤。當其鬱抑未遇，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！終能振拔污泥之中，騰躍風雲之上，符馬革之願，快生平之心，非遇其時，焉能至於此也！俱羅欲加之罪，非其咎畔，王辯殞身勍敵，志實勤王。陳棱縞素發喪，哀感行路，義之所動，固已深乎！孟才、錢傑、沈光等，感恩懷舊，臨難忘生，雖功無所成，其志有可稱矣。